種梅花亦皆有發揮致惜其所傳不多不能自為一集故仍從崔與之集例入之傳記類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駕視篆吾瑞乃割俸葺其祠康公元穗來令甫下車輒首興教化以表章公為已任既捐金以竣祠事復亟亟梓其錄二公亦安福人安福為吉州節義之鄉氣類之感良為非偶豈非機緣之奇遘乎 闕

紀安福之多賢 闕 西藩侯公一元序

襄守吉州習其氣類今者復值機緣之會不可以無言余則安能望侯公烝林君之命不敢負也故僭為序其端若夫忠貞事實則先後詩若文已無遺佚而黃陳兩

溪山行贈友人

溪山行行失路浩歌溪山怒山高既莫陟水深豈能渡水深游蛟龍山高嗥虎狼叱咤不可聞蛟龍鬬虎狼奚可當山自高水自深抱琴何處求知音知音既遇心神閒為君說盡行路艱溪山路鄙小行行勿復道蛟龍虎狼纔傷夷與君直上青雲梯

五言律

陳叔起畫

長松雨過秋陰滿日日攜琴自往回安得扁舟乘晚興
載將山色過江來

春興

杖藜徐步出門去好花無數媚巖阿摘花歸去不成插
坐對芳池春水多

又

雨過前山花寂寂日照嵐光翠欲滴長嘯一聲陰霧開
習習清風滿巖壁

序

送周孟秩之任序

洪武己巳孟春周君孟秩世居温之瑞安溪西世家由人材舉授永春縣丞有政聲考最欽受朝命陞知河間寧津令歸鄉里省墓而行邑縉紳之士平昔與君交游者皆歌詩以餞之祖筵既陳予為序乃酌酒而告之曰昔者聖門高弟子賤之治單父終日鼓琴而大治子游為武城宰以禮樂為教夫子聞而韙之周君生長衣冠

之系詩禮之傳固有本關
道則是聖人之徒也觀關
為學既久措諸政事其設施必有大過人者今也製錦
於斯固未足以盡其才也雖然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
宿當思所以忠君愛民之道以對揚天子之休命也幸
勿以一邑如斗而屑意焉吾聞子程子有言曰使民各
得輸其情正已以格物斯言足為後世法君今莅政寧
津以禮樂為教不欺於心毋怠於事化成俗美使民為

學聖人之

資質醇厚倜儻有

集序

墓誌

明贈奉政大夫脩正庶尹禮部郎中繼道先生葉

公墓志銘

洪武歲乙卯臘月三日繼道先生葉公卒迺孤思永奉

先志舉柩安厝于里之紫華山西谷峯下後十餘年思

永與余同官京師公以子貴追贈禮部郎中思永因持

公行實乞余銘公墓余不克辭按狀公諱葵字叔向號

優游如此也故不樂仕進酌古議衣冠之制曰當何如而為朝服何如而為官服何如而為斯民之服至其身之衣冠已自異常人及我明興改制度如公所議者居多故趙君送公門人任清之叙稱公有先知厥配峴山董氏有異母弟幼失怙舅氏臨終以孤託公且令均其貲產公惟經紀其家一毫無所取仍以妹歸其孤而厚遣之畢二弟婚尤盡友愛至正庚寅山海寇表裏猖獗迺攜家避地南塘十餘年志行益明不為憂患所移丁

酉從寓鹿城六月晦大風雨壞民居數萬間公寓亦壞
永嘉林鶴舟雅志好士明日歷唁諸縉紳皆有所不堪
惟公擬拾遺編風雨中從容自若林退謂人曰吾見葉
先生眞有道者氣象他人莫及也每出城市經游丘壑
時人爭先覩快輒以神仙目之一時名公若郡守三寶
公柱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參軍胡公仲淵咸敬慕而師
事之三寶公前守瑞安與公鄰居不克見及守郡既去
處松山因友人求與公交一見歎服以為天地之高厚

山川之融結浩蕩日月星辰之照臨著明方諸公之人
品豈虛譽哉章中丞始鎮栝即率子弟同受教尋延至
龍泉匡山書院講學俾子蘊德依歸焉胡叅軍迎入栝
軍敬事尤謹栝士大夫聞公至爭就問學胡公遂梓其
明辨工程廣授學徒栝人任清胡公將校也氣剛岸年
逾四十求受學公抑而教之卒能悉去豪習一歸靜專
後遇難為忠義士公生平未嘗言饑渴倉卒起必整書
輯杖屨晝必焚香讀書夜必與子孫講解一食一息有

夫委贄事君有他道乎哉其始進也曰自獻其身其盡
瘁也曰能致其身如此而已矣蓋致身者不有其身之
謂也不有其身則亦不有其家故處平則靡室弗子若
爲家無遺財居無樓臺若諸葛寇范遭變則存孤踐言
碎首湛族若程荀要離刀鋸在前甘之若飴趣之若歸
自世人視之以爲蘄絶之行而君子由之以爲經常之
道也嗚呼悲夫忠貞卓公之祠乃今得烈烟歸然於日
月星辰之下山河大地之中領之祠官得明薦其溪毛

之湯火終不能以返諸衽席而義不立則委喪之植又何以逆折覩覦者之心天地何以位而人紀何以張哉故君子終不以一時之功之大而廢萬世之義之長也始卓公之死靖難也法重禁未弛也然人之於卓公抑何勤勤乎作譜狀者則有黃君潮光謚之傳之則有劉忠愍公球而前後令尹於斯者得小影塑之於射圃亭則有高君賓自鬻宮即峴山而特祠之則有朱君祀增飭而亭之碑之則有王君士翹燬而復之則有杜君時

登雖公始遇難時我成祖亦未嘗不再三欲生公也而公則必之死既死矣帝又從而嘆之曰不負其君唯卓敬耳綿綿延延公論如火彌蘊彌赫於是萬歷改元神孫御世推心聖祖輔世竭忠扶植世教明詔霈下恤錄而祠祀之而前令周君悠奉以從事惟恐在後俎豆大張而前之私祠之者乃始得煥然於光天白日之下余嘗欣躍之以為經道之一初也卓公既與其儔共一十二人血食會城而峴山之祠乃獨以地形不善突聳傾

斜日就圮廢有名無實又六年為歲戊寅兵憲吳公自新既至臨莅訪求迺下書瑞安曰卓公精忠報主大義致身千古流芳一邦增重即今聖恩被普公論大明表章垂範有司之責詩語絶諄懇也蓋兵憲公為治詰兵明刑成民造士靡事而不責實而今令齊君柯尤悃愊志古循吏上下一心又明年庚辰則憲節復至躬謁徘徊相與定議得官之廢址於邑治南偏百餘步南北袤三十三步有奇東西廣二十四步於

以近民也卓公於家則至孝於國則大忠忠孝所以勸也諸所職軍國六曹之務至殷矣而風化是先者風化重也謀之以歲者慎也成之以月者敏也其所以致力於神者如此也又況所以成民者哉故曰責實之驗而治之所以純王也於是齊君使其博士謝君國光來謂元請文其石元不佞則以平曰所槩於鄙衷者文之如此云萬歷辛巳歲季冬望前五日

立

重脩忠貞公祀記

劉康祉 兵部主事

卓忠貞公祠在郡城北孤嶼中與文信公東西峙烈
春秋時享矣而公瑞産也邑舊有公祠而以地僻左
四方輪楫所不及漸蕪廢以圮給諫太末汪君以尊
人司訓瑞邑來省侍暇日縱步祠中俯仰循覽墻壍
棟撓苔肥草深蠹書衣佩俎豆之几雀鼠家之君亟
以告司訓公公悚然不夕寧也於是友人李林兩

主南面妥焉二門舊為莆田阮學諭募建工未半而
偕計行今因而葺之廊廡稍加丹艧餘皆更新以天
啟元年正月廿五日經始斷手於又二月之晦司訓
公授管於小子祉令記之夫惟公之大節不必論而
獨於修祠一事咨嗟嘆羨恨不及古今之論忠臣義士者
悼其志之芳遇之慘而不知天所以大奉之隆知其
節烈之標映寰寓而不知其功之潤被社稷也夫人
主之威怒能燔炙環海亦至燀赫矣當君遜國移之

日廷折真主碎玉之期已臨吠堯之語不輟於是天怒震加迅霆迸下齊斧削菌車輪轢輾而公之七尺埃飛九族灰颺公亦真闕然氓然矣然當時吞聲痛之稍久涕泣道之愈久則尸而祝之祠而守之敝而更新久而不衰名公巨人一倡而闔闔之贏夫宴子奮蹶疾趨還顧其身未必有環堵之容其先亦未有一椽之奉而惟公祠之新敝以欣以戚也則公之身何嘗亡而宗何嘗滅於是九重之威怒不得不稍遜

而忠烈之人隆隆炎炎獨神於宇宙矣或曰公則完矣倬矣然文皇帝敵讐也臣子誼敵王愾諸公之新之也亦文皇帝所欲聞乎噫諸公之新之也非為公也為文皇帝之天下也夫公非親遜國而疎文皇帝也已食其禄一往不回而身與族自殉之也夫人主七塋萬里所恃以無震驚危隳者人人金石之心耳今表章英烈風厲鼓動令大小遠邇咸知食焉不避之誼則人主所倚畏何如則暴之據鼎耳而宴如趨

沸湯而若歸者所以護九鼎於四維之安而焚灸七
族以完一念者正令聖子神孫為億兆姓之從維
拘繫而不可解者也夫乃知君臣父子之義灌注
宇宙間惟人之所為之惟國家之所用之欲為名
誼則名誼欲為事功則事功如江湖雨露以之滌
浣汚穢還之皓暵可以之滋漑含生達之卷茂可
以故若兵使者若郡邑諸公皆於軍興浩攘朝夕
不暇之中而亟亟回慮於茲而司訓之薄宦給諫

之旅游兩孝廉之食貧先後補葺如捍頭目知國家
之所係在此也則其心骨之磊落挺特俱可概見而
公精英之所攝益深以長矣錢公暨諸公姓氏邑里
踐歷及輸財助力之人姓名附左方時天啟元年中
元日

祭文

安福朱祀邑令

天下之事途雖殊而歸則同君子之行迹雖異而心

於戲君臣大義並昭天地充塞兩間浩然正氣公炳幾
先侃侃直言大厦一木百世凜然決志殲身存順歿寧
從容就義庶幾成仁臣無二心維天之經如公之死夷
齊等倫宛矣戡谷令名異暴國有義士社稷之福命脉
精神一絲千鈞不有君子誰為干城先民如岳公其繼
作遜志諸賢與公同躅維士維令唯公是訓願言丕振
此邦之運維茲安陽我公之鄉傳者忠愍日月爭光峴
山之西芳草凄凄橫江潮汐萬古含悲明德維馨廟貌

吏崇祀故里而歲秩蒸嘗隧峴山之僻隅匪忠魂之永
藏值物力之殫屈欲崇構而未遑動觀風闕　青守
土以恢張卜官基之宏敞意天造闕
以明堂惟祈棲靈奠宅愧非繡椽闕　茲孟秋之載吉
迎鸞馭以來翔煇煇乎麗空之宿轉閃焰耀晶晶乎沉
海之劍蓋露鋒銛柯等非劣忝司封疆展瞻依於山木
陳奠酬於椒漿邀濯靈之如在振斯文以寢昌俾為士
為吏者知有大節而千秋萬禩庶休有烈光

康元穗邑令已未進士

元穗叨莅海邦攷邑乘而景先哲雖名賢後先勗望掀
揭然未有報國殉君備蕪智節抗萬乘而甘九死有如
公之憂絶者也公以綺年擬鼎甲補拾禁闥惟邦之杰
俄而眞主龍飛闕 報薄海之歸附方新孤臣之睠
懷獨切公立朝慮危防微周詳委折賈太傅之哭涕晁
內史之論列謀適不用底於杌隉乱不自已公可無執
其咎而才賢夙著寀衷鑒徹茹周粟易商頑豈無王魏

忠貞錄附錄

奉常黃公傳

黃養正瑞安人名蒙號志穀以字行父潮光官國子學正為卓公敬門人敬死靖難潮光為著年譜行狀并收其遺像嗣後養正持之乞劉忠愍傳養正自幼岐嶷聰慧善楷書七歲隨父赴京永樂中引見授中書舍人朝廷碑刻宮殿坊扁多其所書性尤端謹博學工詩文宣

道士欲希聖賢而尋向上去可不從這裏做工夫耶初
授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通以民彝之懿豪家利
寡婦財誣許婚斷從守志夫制悍妻嫁有娠妾既生子
歸承其業族人爭之驗與姊類爭者愧服又吉俗健訟
一詞所逮多至百十人乃下令告者無得株連妨生業
及訊鞫則親名至膝前以理辨析不妄施刑民亦往往
輸情去時郡守嚴擊強豪徐輔以寬當道尚深刻徐開
解得寬霽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乏寒具凍餒死所知

霞以救喪為救名入為御史恪慎供職冠服朴素借人一牝馬乘之身若無官然大臣有縱子受賕者言官交劾不違茂烈申糾其罪勒致仕崔志端者起道士為尚書再疏論之謂以羽流而任天子喉舌股肱辱國之甚莫逾于此不報乃以母老乞歸終養疏曰臣生十三年父善祥不幸蚤喪母張氏無任劬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推官母年雖高尚能就禄繼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逾老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

悲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以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勅命舉家巡明感被天寵即
擬捐糜莫能報答奈慈闈衰邁夕照如飛君恩尚可以
再酧母年不可以多得況臣未有男嗣又無弟兄一母
一子各天一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
餌誰為調節臣既思母則報主之心亂母復思子則保
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尤可虞也伏望皇上憐臣母
子至情放臣終養使得盡尉慰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

臣雖祇奉親顏仰瞻天日尚祈涓埃之報於將來再効
犬馬之勞於未死矣詔從其請歸家力供甘旨短床敝
席不辨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則自執小油
蓋太守閔其勞遣二力助役時周白守還之母使野人
添事而溢口食也妻子服食麤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
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者則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
五經四書之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嘗云儒有向上工
夫詩文特土苴耳正德中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

事親盡愛日之誠與深莫及之悔在我而已見從祀真儒